



叙

天下撥亂反治之機全賴一人之識見



爲搏掎所謂識者立於事先不與衆馳

雖紛然萬應而不出其所見之局如舟

行江海危風駭浪踏然而來而操柁者



鎮乎自靜手足之下時有轉移而終不  
離其所之之向然後川可濟也今天下  
之用兵何其紛如耶兵家之至理如主  
客勞逸之說語雖至陳要亦如治國平  
天下之道必由省刑薄歛雖千萬世不

可動者也國初如宋國公統兵三十萬  
征納哈穎國公統蕃漢大軍征雲南定  
遠侯提十萬衆深犁虜庭皆能成功者  
不獨一時大將從龍百戰亦其士卒皆  
飲食抄弓矢其糧餉皆不求而備其賞



罰皆信必不假借其號令皆不言而喻  
其氣候正當開新故雖用兵萬里而無  
異於几席之下揆之今日貌不相倫古  
之命將者必問其人能將兵幾何衡量  
而與之如負重者能勝千斤雖加以百  
斤而不可也蓋其用兵之時全視其  
之氣力爲麾舞而平居訓練尤溟主將  
之精神周到流洽今不問其爲何路矣  
任舉一將而授之責之以戰譬如裁地  
人之指附於我手遂能遇器即執乎兵



之性情與地之夷險聚置不問以爲有  
兵即可戰譬如以放牛牧童驟被儒服  
令其搦管彼之文字從何處得來舉動  
如此無惑乎兵日疲而驕民日憊而盜  
盜日多而不可止也爲今之計惟有處  
處守處處戰而摠其成者厚集資繼以  
致天下智謀敢死之士使賊營之情形  
燎如指掌用間出奇以要於成庶其可  
幾也公之備兵戡襄也賊尚在大河以  
北公總總然下令七城盡增高壘盡浚



深濠襄樊舊無一兵公以點金手練成  
八千子弟以故賊所過處無不殘破而  
襄之七城晏然公又能以其暇力一葉  
賊抄吳家店使賊棄飯而逃一截賊抄  
雷家塢傷賊無算則所謂處處守處處  
戰之明教也况於天下矣其兵用而如  
不用故怨咨不作兵不用而即安於  
里故變故不生賊至我地利少而害多  
故舊賊畏新賊不往此皆公以卓然之  
識立於機先故能未事而防事至不亂



至公于役監師與督理大將奔馳于千  
山萬嶺之間饋餉不絕猶能敗賊於豐  
陽敗賊於青泥於萬難措手之中而猶  
有事機之會則所謂運附手之指馭儒  
服之牧而建宋穎諸公之畧各英雄手眼  
無處不呈又在思議之外矣予反覆其  
文詞至月下卮言所謂事業無盡血肉  
有盡設願無盡酬心有盡官階無盡享  
用有盡愁苦無盡歡娛有盡撫然感嘆  
此其識豈塵埃中將相所能具然余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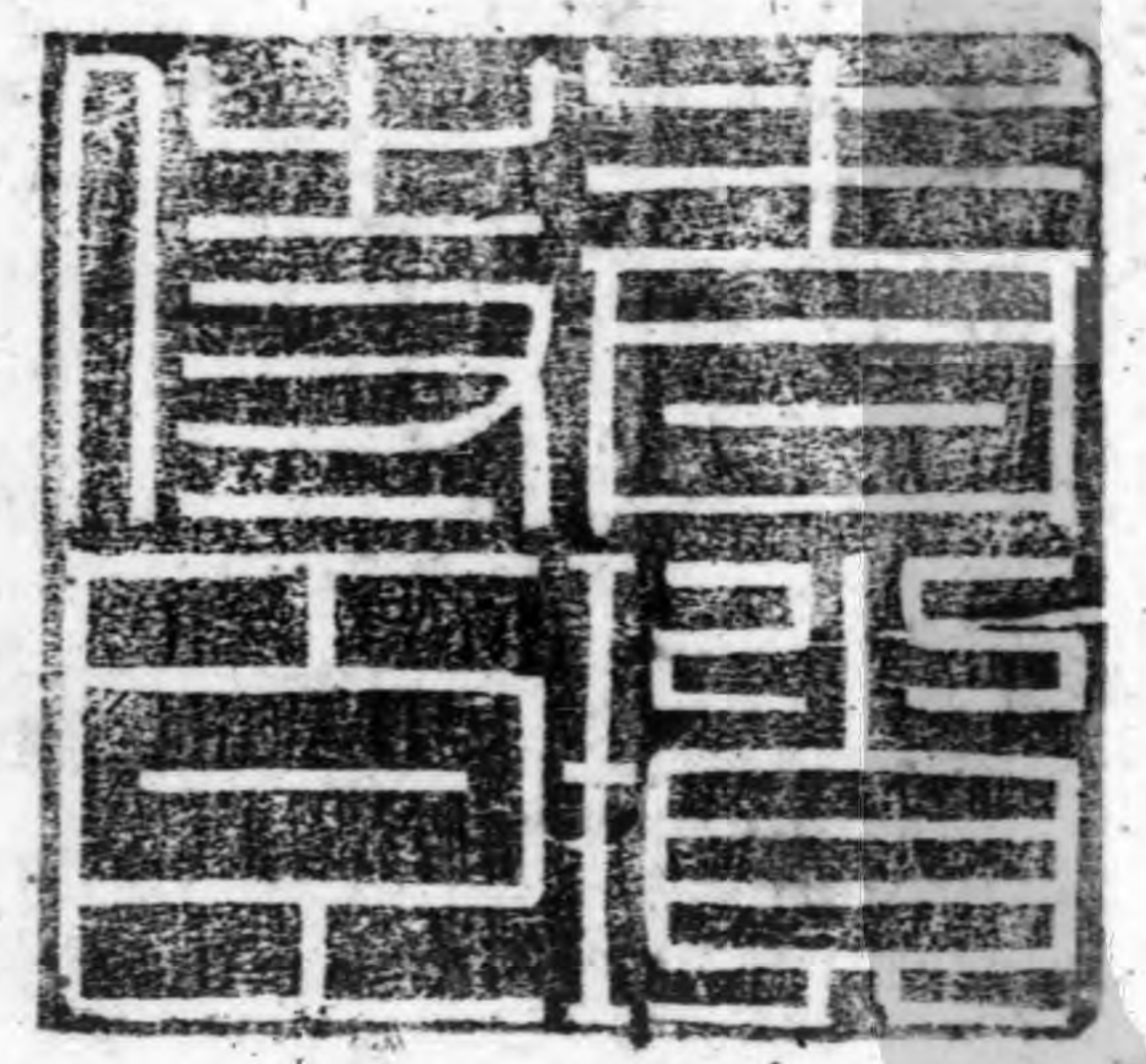


因是有芹曝之進焉。菩提一語足廣劫  
願曰：衆生有盡，我願無窮。上以酬聖明  
特達之知，下以出斯民水火之厄。公其

許我哉

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左給事申年家

治生劉安行頓首拜換





鄖鎮兵馬志

鄖鎮兵馬志

我

建制各省各邊皆以都御史出鎮蕩寇安民

是其專職然未有兵馬不備居重無資而能

建威消萌制勝彌亂者鄖鎮初開未嘗無兵

無馬也迨文治既久兵罷可銷王元美先生

來撫鄖疏請減兵嗣後豫大豐亨渾無事事

此一都御史兀坐萬山之中耳無聞目無見



案續固簡聘問更稀或投書高吟或雜書消  
晝非朔望謁神不出轅門一步蓋亦昔人號  
大隱之類耳所以標下兵名標兵者僅三百  
人名義勇者僅二百人新浙內鄧四邑馬兵  
僅一百三十人馬僅一百三十匹其兵其馬  
俱係按季更番實則常侍大纛下者不過兵  
三百馬七十而以堂堂都御史特奉

給回書撫治曾一千夫長之不若欲以建威消萌  
虛公設處經年增馬百餘匹余以監軍遷鄭  
撫帶來馬除倒斃外二十九匹各官丁自備  
馬而食官糧者百餘匹共計馬三百餘匹此  
鄭馬之大槩也余疏請增西北兵五百名借  
問寺馬五百匹部覆京兆竊念兵以二千五  
六百計而隨侍之旗手刀綁手夜役亦取用  
于中焉馬以三百餘計而本院之自乘馬各  
官之自備馬亦列于中焉縱五營兵合併而



出寸步不離亦不足與一二十萬大寇對壘  
爭鋒迺欲分半以居守分半以剽賊不知手  
餘兵百餘馬雖兼人之勇濟得何事孫吳復  
出恐亦費手况余白面書生更苦心長力短  
昔余居兵備禦寇守城便為完策今叨領節  
旄在綏賊而兵馬數目不及賊百分一二  
號建牙之署誰是殺賊之資擊楫中流惟  
浩嘆丙子孟冬十七日漏下二鼓紀於均

州舟中



鄖餉志

考鄖陽未開鎮之先僅一江濱小縣無兵馬  
因無設餉自成化年間

欽命都御史出撫鄖陽尋加提督軍務迺議兵  
議餉亦僅取給於所轄五府二州它無協辦  
也寇靖既久勢至銷兵王元美先生疏請減  
兵減餉止存六千餘金以供全鎮官廩吏廩  
兵糧馬料製械犒賞之需至天啓初年遼事



孔棘又抽去六百餘金而鄖餉遂同乞兒之  
室煙斷釜塵前撫莫可奈何因將標下五百  
餘牙兵更番操備彼時江中波恬山鳥喁喁  
何以餉為迨崇禎癸酉流寇驟掠鄖地束手  
坐困豈曰無因嗣後客兵日衆須餉日多甲  
戌廬治院九台每索餉於楚撫唐公源源而  
應名曰楚濟鄖餉是年楚中鄉紳公疏請照  
蜀中例每田一畝派米三合以養防兵楚撫  
三百七十餘兩矣前營則月需九百五十餘  
兩矣後營則月需六百四十餘兩矣以客兵  
言之張大節兵駐房縣則月需一千九十餘  
兩矣孫懋昭兵駐上津則月需六百一十餘  
兩矣鍾鳴高兵暫駐棗襄則月需六百一十  
餘兩矣此皆就丙子夏月所支餉銀略節言  
之總計一歲共支餉銀七八萬兩果可措處  
否余於丙子冬月再具請定鄖餉疏內稱臣



具鄖餉原無定款疏戶部覆議一槩不許支  
餉令該撫措處臣不知該撫者指楚撫耶鄖  
撫耶若責之楚撫則撫臣王夢尹新具三十  
餘萬金勢難措處疏其不能措處之狀字字  
真實讀之愴心若責之鄖撫則臣之額設公  
費已歸部充餉臣之所屬五府二州又遭賊  
燬無論臣不為貪縱欲貪而誰為投牒誰為  
追贖者是賊罰已無涓滴此外一有徵輸即  
屬私派臣斷不敢舉行而鄖兵月需之五六  
千金則確不可少也臣亦不敢以危辭妄瀆  
天聽但因戶部不准留餉藩司各府遂不敢解  
餉至鄖臣舍藩司各府之外又安所得餉餉  
斷而兵譁兵譁而禍起臣即一身被禍亦無  
益於封疆縱臣被禍後仍須養兵仍須給餉  
不又費

廟堂一番條定乎但乞



皇上聖恩或准照例派米或准留黔還楚餉於  
內每月給臣衙門五千金以餉鄖兵俱在鄖  
荆襄三府錢糧內撥解鄖陽府庫收支如不  
足數則湖廣布政司補發倘支用混淆臣執  
其咎此疏既

上未見部覆余已解任未知作何歸結也余解  
任時即將收支餉銀顛末冊報部科然余於  
餉銀一事頗有頭緒自丙子五月蒞鄖後即

於守巡下荆南兩道鄖襄兩府凡錢糧支餉  
必須該道核實請詳本院批允兩府方可支  
給本院通不經手寓目其一切犒賞製械之  
費本院另行捐辦不動餉內毫釐道府即已  
遵行案卷可查及余報部科冊載自丙子五  
月抵丁丑二月收過餉銀五萬一兩有零支  
過餉銀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兩有零其支  
數浮於收數者皆係那動鄖餉舊存銀兩有



營將領狀存鄖襄兩府此鄖餉之實錄耳因  
念撫治一官秉鉞臨戎代

聖天子鎮此一方空握兵符全無操柄三省藩  
司府縣各稟成於所專轄視鄖撫如隔膚之  
痛痒異姓之續婆餉不給而無以養兵兵不  
飽而難以行令令不行而無以殺賊夫何足  
怪蓋緣余行能淺劣一切條畫都付空言後  
之大賢來鎮鄖臺必有改觀云丁丑季春十

有四日紀於南陽公署



庚四月 孫公甫題公署

鄭地破殘狀

鄭陽舊未開鎮

國初設鄭縣隸襄陽府均州成化元年劉千斤

石和尚等反于房縣往來襄鄧川漢之間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命兵部尚書白公

圭督戎務撫寧伯朱公永為平定將軍帥兩

京及諸路兵往討之擒千斤等磔于市寇平

論功行賞六年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



餘孽李鬍子等復倡首右都御史項忠督兵  
搜勦李鬍子為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計俘斬  
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遣還鄉者四十萬人  
公去流民復聚十二年

勅左都御史原傑處置公至則勘流民丁口共  
四十三萬八千六百有奇除發原籍外凡三  
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編附州縣設  
鄖陽府縣行都司及鄖陽衛此見鄖臺志嗣  
後始定制以都御史開府撫治而割房縣地  
設保康縣割竹山縣地設竹谿縣割上津縣  
地設鄖西縣率皆纍山間石片為城高不盈  
尋丈當承平時夜戶不扃取其有城之具體  
而止鄉人糲食短衣茅簷土穴蚩蚩睢睢有  
老死不入城市不識官司者縣令簿書期會  
外一惟坐嘯即撫治都御史亦止拈筆攤書  
優遊歲月鄖陽鎮城居民一千三百家院道



府縣都司衛所群集其中僅賴長江一線上  
達漢中興安下控荊州襄陽食貨往來恃作  
外府否則如蝸涎半殼粘壁自枯耳似此民  
無多詐官有餘閑豈不稱化日舒長乎余昔  
分守關南分巡荆南皆為鄖撫轄猶及見此  
等景物迨崇禎癸酉黃河水凍賊馬南驅不  
兩浹月鄖陽外六縣失陷已盡文卷衙宇付  
之一炬興安州屬之平利紫陽洵陽白河四  
縣與鄖唇齒亦罕一存者週環千餘里無城  
無官無民止留一鎮城孤懸於漢江岸上其  
不為蝸涎粘壁者幸也余撫鄖時去殘破已  
近三年鄖陽府城外一望瓦礫四顧無人斷  
壁焦梁破灶寒煙種種酸鼻城內官衙民舍  
飯肆酒帘尚堪粧點及徧查外邑如房縣城  
中居民止餘二百餘家室宇無大焚燬田野  
厚沃可以自存保康縣舊惟斗大近無一民



一屋縣令寄居山寨竹山縣建近小河可達  
漢江城內室宇盡焚止留佛殿一所民居三  
區餘已變為茂草竹谿縣寸椽片瓦莫有存  
者視竹山尤甚上津縣右臨夾河左逼大山  
賊若鸞子山上俯視城中斷無人敢措足俾  
間城內焚燬十之九鄖西縣塚口盡壞城且  
無門小民織蓆為室甫二十餘楹且缶鮮半  
菽縣令無室可居寄寓黃連嶺舟中此六縣

破殘後之實錄也至六縣鄉疇白骨盈野赤  
地滿山倖生者已難枵腹更苦催科守土者  
一被銓除如赴鬼域聞之而不傷心見之而  
不動色者非夫矣余昔於甲戌夏月從大督  
陳公治院盧公暨鄧帥玘許帥成名揚副將  
正芳馬叅將科共率兵二萬馬一萬入鄖  
諸縣討賊每行數十里罕見居民不火食者  
三日夜宿燬壁中或樹下遇板棧而上高可



插天石蹬寬僅容足過沿溝而行澗水亂流  
呀嗟參錯初用竹兜昇之間乘馬驟甚則於  
策牽藤馬失足輒墮崖死兵馬都無因糧慮  
若裹糧從之一兵一馬各需一夫負載又那  
得三萬人供此三萬兵馬運糧者况三萬  
糧人更求果腹實費商量山徑每數百步  
里一里許定一轉折一轉折又有分歧斷  
用兵之地余不知兵想如有韜鈴者自具

邊兵入楚略

崇禎丙子春仲望日余方以監軍使者督秦  
總戎兵暫駐麻城忽聞大寇數股繇光化縣  
涉江余遂催兵疾馳而西取道黃陂孝感德  
安隨州以抵棗陽介馬着鞭雨中月下都不  
停蹄隨棗官若民見賊已涉江而南得免焚  
掠怡怡如也途次傳言總理盧公九台親提  
邊兵亦入光襄余携周僉憲六一急趨來會



先是邊烽稍熄賊勢愈張盧公身任討賊所  
統步兵不過六七千群議以步兵不敵馬賊  
張大司馬象風主議暫撤關寧薊鎮馬兵得  
九千付盧公調度領兵者為總戎祖大樂祖  
寬以王少叅繼護監之自豫中逐賊至江北  
復自江北逐賊入豫入楚迴旋數千里屢有  
大捷如汝州之格料灣滁州之城下皆兵興  
來僅見之殊功群心壯之望指日破賊也及  
余入襄楚撫王公蓼澤亦馳至晤兩祖將軍  
皆桓桓大帥料諸兵驍勁慣戰有馬如雲短  
刁插箭見監軍至皆肅立審視雄赳可觀不  
復如楚兵之纖秀長矛市人見所未見無不  
錯愕但馬以七千計兵以九千計俱需本色  
糧料日支米一百三四十石豆二百一二十  
草七千餘束米尚易辦獨日支豆二百餘石  
倉無夙儲江上豆商聞風鼓棹莫可窮追朱



襄令竭一日夜之力不足佐一日之需殊旦  
夕莫支諸軍更曉曉多口寢至搜取鄉疇王  
撫公因屬余調停嚮屢奉

明旨原責監軍催辦糧料廼不敢辭三月二日  
王撫公以周僉憲江司李稱貸紳士吏民於  
昭明臺以濟急需余亦在坐劉給諫淡持首  
倡借五百金紳士吏民次第登簿得萬金三  
月四日余乃集程同知門徒祝通判錫範江  
司李禹緒朱縣令希萊唐長史時暨鄉紳劉  
給諫淡持朱大叅完素湯大叅東泥共商料  
豆各出所見群稱索之縣官行戶不若分派  
市中衛官士吏商民人等衆擎易舉先給時  
價代官糴豆多寡有差咸以為善劉給諫欣  
然曰余家有豆四石今晚即送至縣余不合  
昌言曰昔余巡襄時曾立有城內二十一坊  
戶口冊是可坐名派買也又咸以為善鄉約



取用至乃按簿定買豆之多寡自五斗至七石止朱襄令是夜每豆一石預給紋銀一兩而徐收其所買之豆嗣後發銀及收豆余未嘗過而問焉邊兵始稍緝三月七日理撫西公檄監軍道督兵南向荊州防賊余即日啓行與祖將軍寬偕路經宜城縣荆門州徧看軍中馬匹脊穿者什之七脊穿而病必不起者什之三鄉民遣兵名目相率避去行

少不足殺賊也今兵多亦是兵多兵少皆無功矣將何道而可張丞無可答迨兵不入山狡賊蟄伏人視邊兵若項下之癰喉間之刺恐去之不速盧公冒雨引兵詣南陽而邊兵入楚殆虛此行耳丙子冬月廼有彈余以措辦糧料為名徧地科歛者不知當日派買料豆係給價乎攫取乎出之余乎出之貪謀乎為軍興乎為私用乎權宜濟事為善乎坐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科歛二字之義公評夜氣尚在人心不宜若是草草耳

門州賊踞獨久為鄖撫不轄之地而界於荆襄之間諸事格不能行余暫督鎮將兵均非標下勁旅將將者法難驟用將兵者隔膚不親兵家之忌無一不犯欲以敵十餘萬方張之寇何術之施余撫鄖事莫知所終矣悠悠江水吾何以濟其命也夫崇禎丙子夏六月廿四日紀於舟中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斗次二

奉 詔招撫紀實  
越自流寇橫於秦晉畿南河朔及黃流冰凍  
賊馬南奔豫楚江北盡作戰場將懦兵驕蕩  
掃無日各文武秉鉞者後先被罪賊橫如故  
以至

聖天子避殿易服下

詔省躬屢勒平賊之限及取軍令狀渾鮮成效  
行間諸臣亦奚以自解而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

赦罪招撫之議起崇禎九年丙子六月包樞曹

鳳起捧

璽書至楚矣先是余於丙子仲夏三日受鄖撫

事時闖塌天九賊首率群賊二十餘萬已於

春月乘水淺過漢江徧掠荆襄承天諸邑鄖

兵以守鄖不至余謁

顯陵後五月廿七日庚午即躬督秦總戎翼明

兵楊副將世恩兵再借按院余公二機所遣

其人叩見於城西門樓在坐者為周僉事六

一朱縣令希萊鄉官劉給諫容麗丞問來人

姓名則襄陽鄉人孟麒也媿媿言賊乞撫之

狀給諫曰須食之朱令遣人取蒸食數枚酒

一盞給諫曰非也須厚食之朱令再遣人取

大碗肉大壺酒孟麒實非賊亦不敢大嚼余

乃選一兵之雄偉者張奇假以戎服捧刊

部百本往諭賊營給諫曰可數明刊冊不可一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深思斗之

毫失信於彼數用止得九十八本即補二本  
付張竒往而賊即以一盧鼎至余令張同知  
引見於官衙余坐堂上數其從逆開其自新  
反覆萬言盧鼎第唯唯仍令張同知引出於  
鍾樓寺賞飯盧鼎跪久起行至不能成步即  
押出城未許再見於時襄陽市人聚觀者萬  
千始終有張大經押送已酉賊首闕塌天親  
引二十騎於城西跪奏帥馬上請無數語即  
馳去余謂張大經曰翌日可伏百十壯士待  
闖賊再至急出擒之事成給官賞五百金而  
闖賊不再至卒亥余知賊非真乞撫也發揚  
副將兵往擊之賊逸去斬其一級而返撫議  
罷余即於欽奏

詔書疏內極言不可撫之狀原疏可按甲寅總  
理盧公元台引兵入襄剿賊丁巳出師戊午  
及賊戰於蕪縣舖癸亥賊復遣盧鼎見盧理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乎

院及余於漢江驛盧公宣諭更明悉盧鼎號  
聽賞以羊一隻酒一瓶迺公遣經歷吳大紀  
戴明往撫戊辰兩官來極言賊首求撫真切  
得一正官往宣諭彼即來見庚午盧公接入  
衛之

音即月就道余過江別於仁皇寺已巳襄守郭  
遂以新任進謁同知程門徒通判祝錫範引  
余言及賊首求撫之意丞判二官同聲稱

耶別有因耶同事諸司公論具在襄中童叟  
直道猶存余有違

音招尤疏再陳撫事揭載在別刻今余身已  
矣馬用文之但回思六載嘔心兩者吐血為  
着何來余以無兵無餉無事權之贅撫剿賊  
不效深負

國恩彼言者及主之者或亦負余獨是言者斥  
余為癡愚則雖置余實知余鍼砭余敢不謝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斗次

教崇禎丁丑季春十三日書於宛南公署

夾河關焚船殺賊錄

崇禎丙子夏秋之交余方奉

旨扼防荆襄日與大寇對壘未及詣郟忽中

遊擊李玉華推官姚士鴻塘報稱有大賊一

股皆精壯叛兵數千快馬利器從興安州據

船九隻用掠去舟子每船各裝八槳助以小

槳其行如飛馬步賊岸上先馳至村鎮舟賊

隨到兩岸避難民船搜劫一空又東路南化



視鼓譟為善乎波立言者又謂其  
各賊俱奔浙川一半尚在壘石白桑關各賊  
水陸並犯人心惶惶急請余還鄆余思狡賊  
劫擄民船雖五十餘隻為勢非小然與安船  
小而薄俱用竹釘竹蓬可計取也遂飛檄李  
中軍姚推官多備戰船火炮選兵以待隨差  
効用遊擊王先聲面授以焚船夾擊之法假  
本院令箭以行比先聲至鄆船兵火器齊集  
鄆河之干六月十四日即帥之拽上流去白

河知縣王時賓亦率船十二隻鄉兵衙兵二  
百餘人來會先聲同守備李茂春楊明啓等  
官帶兵船五十餘號邪許而前其長三里十  
八日自白河縣發辰刻即抵大王灘值賊哨  
船二隻被我兵打沉一隻奪獲一隻內牛二  
頭十九日遇賊大船二十三隻岸上馬步賊  
約二千餘賊見我兵即駕槳迎敵遂被我兵  
圍裹其中先聲仍將快船駕至上流放下火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皆或嘗保  
炮火箭弓矢齊發自辰至酉鏖戰百餘合收  
得賊箭五百餘枝炮打箭傷並溺死賊計一  
百八十餘王知縣又令快船十數隻飛近賊  
船先將三眼鏡擊賊賊懼入艙遂將火礮火  
球火箭燃擲其船火發賊不能支乃棄船沒  
水登岸賊船盡焚賊避入山江路始通竊念  
寇起數年北地郡邑蹂躪幾徧終不能恣意  
南嚮者賴此江流界限耳迺賊情日狡漸學

移民實城紀

襄陽之屬邑曰光化縣西濱漢江北聯興馮  
為食貨繇水改陸之會西北諸商趨之如鶩  
就居者與為所王者利於舟車之便率築室  
江邊連雲比櫛繞城外西北二面幾無隙地  
而食貨委積充棟不若也城內公署梵宇  
外寥寥屋煙可以指數登陴一望夏則禾黍  
盈阡秋則水光照眼殊不似劇邑及寇掠楚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或當采思之

中有司捍禦之力不能及雉堞以外光之商  
若民視漢水為命符各買舟艤之江岸或兵  
過賊來即携婦子輕貨搖櫓波心自詫謂全  
策迺每遇悍兵搜掠無餘卒不一悟甲戌冬  
余任鄖襄監司創增城濬濠之議六邑權應  
獨光化諸庠生力排以為不可且群愬之前  
治院謂光本無虞監司多事余遂不能強越  
二年丙子孟冬被流寇闖入光化關廂鄉兵  
叔靡商民爭赴小舟人衆水急隨波畢命不  
可數計食貨損亡固已蕩然其舍宇焚燬雖  
總計僅什二而近城一巷半成瓦礫余同唐  
巡道統兵至縣殺賊退後父老青衿都來謁  
見始悔不聽余言請余條定余顧唐君曰寇  
氛未靖吾城吾民洵屬可念彼青衿昔日之  
亦書生故態悉宜置之當急作移民實城  
之舉迺集多官召父老商旅之解事者諭以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謂深思斗尺  
城內築室貯貨營家止於城外通商貿易諸  
商民色喜而囁嚅無言余曰是有因也必築  
室之地不易得耳商民但稽首余立命縣官  
王棟辦木板數十塊各書官買建房四字不  
踰時而就余同唐巡道王知縣并光化佐領  
教官俱乘馬徧行城內凡可築室之地不問  
姓氏即插木板承行者登記地名自辰至申  
竣事而城內堪築室之地名畝數載冊無遺  
矣始令縣官議價每地一畝定價若干每地  
一畝分作房基若干每房基一間定價若干  
先出曉示官給地主價銀俟築室之家按地  
還官皆縣令主之此崇禎丙子十月初三日  
事也迨十一月內縣官王棟報築過房六百  
餘間市井倍昔諸人之過光化者亦謂城內  
桑田盡成巷宇噫嘻余於光邑僅一遠廬耳  
即光之存亡亦僅係余一官耳何為疲力枯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謂

心拂情賈怨必欲作此實城之舉余亦自謂  
癡愚然使人人智巧

朝廷封疆事誰與仔肩者况光邑夙稱富厚皆  
緣商賈得名一移城內賊不無從且貨積城  
內商將為往合力捍禦共保孤城其視前之  
開散移舟留空城待賊於城池於縣官孰利  
孰害當必有辨今後賊不犯光必以余移民  
實城為迎賊再犯光必以余移民實城

遂惟立言者加之罪矣亦何辭然初若或終  
之後若或強之情形正自了了光人必有衣  
氣存焉耳崇禎丙子長至日記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海軍雜錄

三

監軍道親查沿江有司有無江上設備又委

官王先聲范開世率兵船上下堵截又移會

秦鎮發兵對岸防維又差官王之佐沿江稽

查防江諸事又差官王承業續查其時秦鎮

已力任領兵防守江北余乃擢副將賈一選

領鄖兵借委撫院標下副將楊世恩領楚兵

合營急向穀城追剿時秦總戎揚副將兵方

因被困於隨州衣城損亡過半就襄整理偶

海軍雜錄

海軍雜錄

五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一借用非余部曲也仲冬廿五日賊知穀城  
縣之羅漢灘水淺不及馬腹盤旋江干見余  
所發揚賈二將兵至賊萬馬齊涉二將縱兵  
一擊群賊大潰落水隨波者斃首生擒者以  
萬餘計所獲馬騾驢亦以萬餘計僵屍數里  
衆目所視秦鎮所遣防江北岸之李向陽兵  
望風奔潰領兵官朱應雄死之李向陽尚推  
棹船上余即疏報疏云此一役也千里淺灘  
逐處可涉蓋地方諸人所共見者殺溺多賊  
橫屍江岸亦地方諸人所共見者殺賊之功  
與過江之咎原不相掩縣官職在設防負罪  
亦復何辭兩副將殺賊江干仍當全以功論  
若微臣與鎮臣秦翼明亦豈宜諉罪水濱自  
合為地方受過疏上蒙  
聖恩亦不深咎惟穀城知縣童思聖鐫兩級云  
攷自癸酉冬月賊犯楚中侵尋五載各撫治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鎮將暨調來土漢諸軍自鄖狙黃千五百里  
與賊接戰不勝屈指殺賊多級明白真實無  
如此舉諸將竟未得一查敘試平心與曾經  
得敘者較量功績自有公評余不能率屬防  
江斷無敢以兵單卸責然豈不令諸多將士  
嚴寒裹甲裂膚江干者灰心短氣哉丙子除  
夕書於襄陽公署

特堞口未布前費已罄余謂巡道唐君顯悅  
曰是不難就但遴樊人之殷實者人築一堞  
磚石土塊皆可作料費不過青蚨數十文三  
五官分督之不五日畢矣唐君至樊諸青衿  
以為不可力排之唐君故仁厚姑俟再議適  
沈推官起津新受事持余前議甚堅樊人負  
磚石土塊人築一堞旬餘畢役余往視之笑  
謂沈君曰此本院及巡道所不能得之樊人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采思斗人

者君以十日司理成之可羨也俄大寇老回  
回輩數萬衆自河南新野來將覷樊城余時  
方渡江入

衛暫留保樊群賊屯四十里外之牛首鎮秦總  
戎翼明持重太過屢促不前余選所部入

備兵之驍健者得八百人夜襲擊之賊倉惶奔  
光化余率遊擊周仕鳳都司秦良憲陶紹侃

樊寵諸軍往追同秦鎮兵斬賊數百級賊遁  
中州余乃還軍光化即以疏

聞當斯時也賊以數萬騎直薄樊城樊人郟兵  
憑城而守以出奇制勝樊人向之聞儼而頌

女踉蹌舍宇一擲者今一人持挺闔門守屋  
不必如失巢之鳥伊誰力乎昔周巡道六一

欲踵余前局以保樊城鄉紳劉給諫與之周  
行城基上佈置方隅皆與余舊畫暗合可見

心有同然今賊至有雜堞之憑居恒無鼠竊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保  
之擾則城亦何負於樊官亦何負於城况勞  
在官利在樊官去而樊存樊之人更滅心而  
罷官則大足悲矣丁丑春余䟽陳襄倅專駐  
樊城為修葺居守計業已得請及余去楚日  
見樊之城堞巍然市井熙然不減未被寇時  
今寇氛未靖大勦方始異日時殊事異兼之  
陵谷變遷或反以枯心於樊者因樊被罪則  
不如前人漠然視樊為無喪無得洵若此築  
樊之心不更戚耶崇禎丁丑季春十日書於  
新野縣之公署

為元夫夫先來人所  
日臨小學習點書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刑員錄

嘗官則大足悲矣

樊城為修葺居守計業已得請及今去楚日

見樊之城堞極然亦非庶然不減未被寇時

今寇氛未靖大制方始異

蘇裡總之公署以枯心於樊者因樊被罪則

樊之心不更如耶崇獻下且清泰十日書錄

### 小引

考非師中料也

為先夫夫先來人所

日居小學習點畫辨

起息飲食不為



視鼓譟為善乎波立言者或當深思之

卷一

中長而兩先人督帖括器物

乎復癡懶恒有數訣曰孫

少平庭者俄薦滑書題

曲江對客諸面勢作赤絕

及版曹分署游陟冬籬

皆博帶雍容太平物色也

予何處習師中三事負

味之具哉乃以流寇煽

賴年不總政秩監軍噫

非其頂矣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或當采也

貌多愛子武疾羽扇綈

巾亦何必大日長箭躍馬

提戈代大匠斷采子心滋

戚夫霍符弗請赤子慶

劉而後借力於赫赫遠典

兵者積勞相蒙日甚而後

監之以交吏彩然而赫躬抱

桴鼓以素勵陣頭此官也

設僅以載葉後車報情亦

紀功羅一榜來之任百了碎索

一三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卷三

然無味但今日勅寇者作殊  
觀彼目無根脈無歸宿無  
顧忌無向背如室中之穴鼠  
壁土之飛蠅此驅則以集  
以滅則彼生有非武以能素  
者所可奇者其老而望以將  
士無殺賊之心諸司公夕謹  
誠已見奸民蠢蠢辨細極  
艱皆兵家之忌其功將於  
何日耶予終年馬上心口自

一〇



視鼓譟為善乎彼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維每於解綬時篝燈灑

墨紀心見聞久之為益益遂偶

取闕切者存之錄二十之一然

再一取讀諸篇無功可紀

仍是報情非紀功罪之細

事予心更戚今予且改監軍

而接軍於鄒矣鄒亦安虞

踐之溪依然我馬鄒聘將

戈者解甲竹時扶犁耜者

深耕無力江邊山谷維此

引之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或當深思乎

卷之

出之免於賊者後死於惶免  
於饑者復死於疫敵楚陽  
乃終規人謀然鄭之開鎮也  
託臨萬山之中嘗考建牙之  
署有司則各有京成錢穀  
則各有主者事權則各有  
專屬兵馬則每多借債塔  
寄於楚豫秦三隅之諸地  
控上下二千里之殘疆以當  
數十萬出沒之強寇以此

川六



視鼓譟為善乎彼立言者或當深思乎

蘇詩

即欲去亦必棘手而說予  
非時中之料者予者何可  
嗔無報可意吁嗟已矣回  
想清案搗衣午夜攤書  
老時竹聲花間鳥語庭  
年無人自綠闌者好作五  
人亂鳴啼後歸興濃於酒  
也皆假以鎖院章制構思  
良若見一老率午睡花前  
展舒甚遠蹶之醒曰汝識



視鼓譟為善乎波立言者或當深思乎

卷八

字不對曰不識公曰便以此  
等平話令人爽然提然

可

崇禎丙子端陽日吳南笛賦

上題

解鞍小錄目錄

六城增濬紀略

築樊紀事

襄南禦寇摘抄

督兵鄖興日錄

轉運紀略

豐陽大戰紀略

月下危言

詳錄小錄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或謂采之十之

鄧帥兵譁紀略

青泥灣殺賊紀略

棗陽襲賊小錄

東行聞見錄

游鞍小錄

冀南苗豚土著

六城增濬紀畧

流寇披猖鯨吞豕突肆毒九載蔓延七省攻

陷七八十城戮我生靈汚彼室家且數十百

萬緒古昔大盜如東漢之黃巾西漢之赤眉

宋之方臘正德間之邢老虎輩皆不若是烈

蓋數值陽九殺運侵尋否則癸酉冬月黃河

游鞍小錄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又言兵之

角華八命

冰凍成橋頃刻度賊數萬豈人所能為哉客  
曰殺運云爾其將袖手瞪目立視斯民之塗  
炭與是不然亦有人之所能為者子與氏謂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以用於今日  
夫誰禁焉當西戍兩歲之交巨寇繇維宛直  
突鄖陽不三旬間鄖屬六城並陷余以全力  
守襄襄屬諸邑瀕危者亦屢矣養兵既已無  
術客兵更不易留殺賊罔功全城為上迺堅

意增城濬濠以固根本事出非常決策甚難  
紙上商求徒虛時日因編召各邑令集郡城  
為甲戌十月廿三日會於署內之靜觀堂范  
郡丞汝梓魏別駕士清江司理禹緒襄陽朱  
令希萊棗陽金令九陞南漳張令大觀光化  
王令棟皆與焉署均州則經歷秦美芳署宜  
城則主簿崔文臺各留居守余預列各地方  
諸大要務縣各一紙以四虛心互相講求而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又嘗采其

節制小錄

增濬為第一義凡增濬內之規制經費綱領  
條目無不畢具漏五十下定議余謂一夜齒  
牙費於百紙文書方以定議者牒上三院臺  
皆報可大略裏城堅好稍需補葺無煩物力  
而外六城當同一例城則增高五尺以磚為  
之培厚三尺以上為之濠則深一丈廣一丈  
五尺提綱則統於中分任則丞簿尉以暨  
士著之幹濟者經費則義勸士民有田一畝  
捐錢一文出納則舉紳士父老之公勤者掌  
之不入官庫胥手諸無難辦獨經費一節易  
起波濤然百畝之家歲穫籽粒一二百石僅  
捐錢百文纔斗米之值耳而以固圉衛民全  
活無笑便民乎厲民乎當必有辨嗣是守令  
各率其屬進紳士者舊昌言利害得失鉅細  
勞逸

國憲陰陽及余決意增濬之故群情霍然乙亥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又言采邑二十

解縣小錄

正月棗陽金令首報工竣余馳視之維牒巍  
然鑿濠得泉徧灌周城清波蕩漾則初頌之  
所不及也秦人楊濠客於棗經畫倡掖與有  
力焉余為文勒石紀之均州蔣幕肇始胡守  
承熙繼之乙亥秋八月余自興元旋師舟過  
均陽城工已竣引別泉入濠濠水盡滿東憑  
大江居然天塹馬中貴應及有事玄嶽出賢  
增七百塚未易少之余亦幸為文勒之  
十月南漳張令報竣蓋紳士耆舊之分力  
置若陳則漳令任之署穀城魏別駕經營  
半童令思聖終其事宜城熊令文昌理之內  
子春正月余過其地城頭更新者什七兩縣  
以余遷秩去襄尚未以牒報也光化商多於  
民聚處西城外之江濱城內強半化為耕田  
蓋大江通秦之漢興楚之鄖竹財貨周行於  
水次為便商民不願城居城則卑陋單薄



不能容是處迺處士橫議力撓其成縣宰不能奪增漕之舉至光而窮余不解其為公為私但昔人興作必權利害今全利無害必欲以已意格之信而後勞光人不信余余不信信也又何尤焉適許大將軍駐兵於光余以其環光城另鑿大濠注以交流關廂民居之兩杪處為二大渠東接城垣西達大江傍引江水鑄大砲四門置城頭以守渠俾渠可守關廂或可無恐余終不謂善也噫嘻備兵使者術

命而來監此一方在城在野鴻雁熙熙咸待命焉不能如龔遂之治渤海使民賣刀買犢後不能如皇甫嵩之破黃巾殺賊動以數萬計迺斤斤為嬰城之謀洵屬下策然以處於豐履秦之餘千看盡敝尺籍半空聊憑茲堞以固人心而鞏壯圖猶愈於無策耳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或謂其二十

解朝小錄

築樊紀事

襄陽之樊城西南一都會也距襄城僅盈盈  
 一水兩岸人聲可呼應屋角相聯延七八里  
 群商襍處以通南北財貨艇帆來江上邪許  
 聲曉夜不絕登襄城一望櫛列如竹林五方  
 僑寓無所不有殆未易物色當南宋時曾守  
 樊與金人壁壘交持者三年以樊有城可憑  
 且襄為犄角金人不能有樊乃不敢犯襄否



則衣帶水豈真一葦難航可限南北哉迨我  
有明履盛席豐纔一講武便屬蛇足其視內地  
堡寨只人門籬壁耳久之樊城就圯嘉隆  
間江右章公來撫鄖值兵休烽靖物仞人和  
數省協濟得三十餘萬金兩閱歲工竣再閱  
歲城復於隍蓋濱江多鹵沙雜土鬆非作  
之過也事無可攻然樊之老老父老猶能述  
其所見娓娓言之於今垂六十年所周視城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以言兵之

賊不能離大城幾步耳茲者兩番震動共苦  
無枝可棲天道及諸有司起念無他本  
道亦謂創築城垣非數萬金不可且非數年  
不就於應急之着無當也乃變而為敵臺高  
墻之說其制南面憑江為險不必更置外將  
東西北三面就舊城基因地酌宜先建敵臺  
十餘座以磚石為之上覆以屋可容一二十  
人及砲石弓弩週圍聯以高墻以土為之墻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又嘗采之

卷八

留砲眼可放箭砲每牆兩頭皆與臺聯至臺  
城原有六門今即置門於敵臺之下榜名於  
上牆外濬濠如城濠之制如是而濠以衛臺  
臺以衛牆牆以衛居民或不至為鼠賊所蹂  
躪手再照年來每有賊倣即竭襄之兵力強  
半注於焚城雖群寇悍於有備未敢妄窺一  
步而各部精兵遂不能舍樊而遠事征剿不  
幾以一樊城沾滯全襄乎若臺牆一成兵可  
四應至便計也於今臺城之築已勢不容緩  
工作之需在房舍起科粟論僉同有封疆之  
責者又何憚數月之勞不為樊人作百年之  
逸乎且也出納之籍委之土人即府縣諸司  
無嫌可避董率之責本道蚤已力肩及是時  
鳩工辦料又何待焉若夫輸銀之則市口與  
委巷有別高堂與小厦有別自五錢以至三  
兩止彼茅舍數椽及儼屋而居者皆置毋問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以音

卷之八

此蓋數月之商確萬億之用心不過損諸人  
匪具之佃租裨然有餘揆以情理酌之時勢  
原非厲民地方士庶所以都無異議耳三院  
臺俱報可遂於丁卯春二月十八日鳩匠興  
工同祝神告吉者為范太守汝梓魏別駕士  
清江司理禹緒朱大尹希萊唐審理時即以  
魏別駕董其事俄而別駕以請禮南還唐審  
理代之是日天氣清和彩雲淡蕩匠作鼓躍  
童叟縱觀已幸落成之有兆矣首建五門五  
旬而舉之適余以改秩監軍遠役興元歷三  
月方歸而五門已土石堅完朱碧陸離不減  
重門設險其諸墻亦半就版築余復以菊月  
望日東赴郢黃矣代余備兵為周公吉齋方  
大事經營十倍於余金湯之固應在肩睫間  
矣方余之備兵於襄也七城守具粗備自恃  
無恐獨戒心於樊其為樊計者襄陽衛選鋒

詳安小錄

十一



六百以守備戴時雍指揮謝成名統之鎮寧  
兵七百以總戎旗鼓官湯載恩統之襄兵鎮  
南兩營新兵六百以加銜遊擊劉承胤武會  
舉高第統之樊兵四千以加銜守備陳國策  
千總黃義新左繼曾統之舊民兵二百以操  
官劉子誠統之再括商於樊者爲北客營五  
百餘人以陳國英統之爲南客營三百餘人  
以杜應文統之爲魁營四百餘人以關文友  
統之凡十有一營爲嬰八千每合擦燦然井  
然恍見敵愾之氣微嘗其意中盡以有事爲  
榮欣欣向往詎敢曰果屬戰士望其城此朝  
食然襄居孔道樊有糧者兩年間大寇肆掠  
馳騎如織卒未嘗正視樊城豈真厭薄吐棄  
抑以爲道傍苦李哉余渡江詣興元日聚八  
千衆於樊各以片言慰勞衆既依依燾下余  
亦悵悵胷中抵今不忘云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及昔長公二十之

解鞞小錄

亦猶漢晉中派今不出焉  
平與公獎名以我首慈德發輝亦外蘇丁余  
海則欲散御昔李詩余對五請要元日要人  
海湖暖燕亦未善五勝獎湖信其城或到  
金器與公亦致獎亦職勝湖半開入  
亦  
然則其前則之廉始於其  
以文以十亦一譽為要人十海合斜樂然共

襄南樂寇摘抄

蠢茲流寇發始於秦之延安以及全秦傳殃  
於晉俄而畿南河北匪不豕突鳴張司封疆  
者聊且驅逐迤邐相為壑方免胃處堂首功兢  
上而起視四境又見烽煙賊乃披猖至此方  
其肆行河朔也與楚蜀江比僅黃河盈盈一  
水雖緝天塹每遇冬深水結車馬長驅余每  
言之無肯信者其視河朔大寇如蕉下之鹿



夢中之蝶耳癸酉仲冬廿六日黃河水凍成  
橋頃刻賊渡數萬汝維裕宛所在騷動人方  
信流寇之非蕉鹿夢蝶也賊騎奔騰倏而從  
內鄉之黨子口犯鄖矣倏而從鄖陽之金魚  
口渡江矣不三浹旬鄖之六城盡陷漢江以  
南無復固志先是余初奉

命備兵於襄逆知有今日討軍實而訓教之令  
七州邑舊設新增各兵壯以二千計皇皇講

以數百步兵時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又嘗采之

持矢彈交加傷賊無慮以數百步兵對萬賊  
金令九陞方造胡餅餉之擬遲明接办而賊  
已乘夜遁去值大雨經旬雙溝水漲賊馬不  
得渡余飛章請按臺余公發許將軍兵於鄂  
再調鍾鳴高兵於先化劉承胤兵於襄陽合  
之可得四千人水橫於前兵斷於後方期大  
創迺兵到水消賊復逸去徒靡然返耳寇拒  
均州均守故昏昏莫知措手群志動搖蕞城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言兵之  
守諸事軍民互諉因以江司理暫往董之甫  
至而寇逼城下火光四達司理閱守具分信  
券宣布號令調劑州所官取新擒賊黨斬於  
城外一夕而大定城守乃堅蓋均州外通商  
鄉浙川內達房縣竹山層巒深箐莫可窮詰  
且鳥道幽雜兵力難施為賊所必窺然宮觀  
並嚴屬

國朝第一禾百火地群寇至此亦羅拜致祝都無  
焚燬豈賊之性亦猶夫人之性歟穀城則經  
歷蔣奕芳守之鄧臺蔣公以澧州兵三百協  
防兵聞賊至先攀堞而上余嘲之曰爾作此  
狀令賊何為因遣之還蔣幕經營數日守具  
粗備且薄有斬獲不謂無勞光化與鄧為隣  
鄧則群寇出入秦豫之要衝而每禍延於光  
光有余新成壕塹塹在焉亦時駐兵賊終未遠  
城城外濱江一帶比屋萬家熙熙如昔也宜



城則主簿崔文臺守之賊從廣德寺分股南  
竄疾走蜀之夔門而取道於宜不近城者二  
十里未嘗留行此七邑禦寇之實錄也蓋自  
郡國去兵而武備弛自衛所空籍而武備愈  
弛吏則疑神案牘民亦專事桑麻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偶當風起塵合何從秣馬揮戈人  
兮何尤事局圖爾試屈指流寇徧擾秦晉豫  
楚西蜀及畿北畿南攻城掠堡所至無餘亦



聖明洞察一如余言是日飛蝗蔽天磨趙有聲  
群食田中禾僅餘空莖大雨兩日夜遙望太  
嶽諸峯翠靄欲滴恨不飛陟其巔余四載間  
驅車振櫓過均陽凡八度竟以吏事倥傯刻  
期往返未獲點檢登山屐舉一方名勝覲面  
失之一行作吏都無清况益信閒者方是主  
人矣乙亥次鄖陽李太守夢麒涂丞必遷徐  
倅養哲姚理士鴻蔣令奕芳來謁撫臺盧公



程叅寔大叅共商兵食大計每至竟日盧公  
方改撫全楚先是在鄖匪歲如治兵造械如  
屯田兵船如擐甲臨陣匡時大略在人耳目  
余不勝心折六月甲申發舟入秦次黃連壚  
鄖西劉令伯元謁次白河王令時賓謁次洵  
陽姚令世雍謁次興安攝州張丞從政謁大  
叅王公肇區方病暑越三日始晤許大將軍  
賓實駐兵於興有衆三千是日爲癸巳挽舟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當其二十之

渺與諸山迥異登一虛閣老樹婆娑細草蒼  
茸鳥鳴葉下作百舌聲山根清泉一脉汨汨  
漫流閣後一洞僅同石龕供呂僊石像此香  
溪洞之繇來也對山高可齊雲玄帝殿宇在  
馬拾級而上俯視群山村疇歷歷可數余以  
一字評之曰幽舊中軍官陳王道指點先日  
屯賊殺賊及焚燬屠割之象為之愴然時土  
寇數百掠於黑水河距興二百里余將以工



兵襲之偵者謂二百里間絕無居民必裹糧  
乃可行而辦米五十石不能得坐失事會於  
今恨之嚮三總戎二副將一遊擊以賊聚秦  
鞏奉檄往剿漢興數百里內賊耗寂然楚兵  
不易深入秦地方苦坐食而再陷鎮安之賊  
歎窺楚強漢七月甲寅遂引兵還楚駐興兩浹  
旬不獲迺賊而返無績可書爰可媿也及歷  
洵陽夾河關以抵上津豐陽方一創賊事見  
別紀適朱陽關失守賊出中州恐逼襄光八  
月戊子發上津泛舟出夾河口易大舟行夷  
寅夜半水入舟幾蹈不測幸聯別舟免於脅  
溺飛帆南下乙未入襄陽賊復東走汝寧余  
於是致慨於用兵之不易也初賊近西北因  
馳往興元比至而諸帥已他援既而賊潰東  
南因馳來襄州比至而狡寇又他掠僕僕三  
千里徒疲馬力借非豐陽一戰豈不令英雄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皆兵之  
齒冷然亦僅能過賊境上使三湘七澤得免  
蹂躪於劍事全局安見有補哉總之幅幘既  
廣兼顧實難千里趨戰兵家所忌賊以流徙  
為得策我以追襲而罔功解絃而更張之此  
其時矣

轉運紀畧

楚自用兵來日辦賊日苦餉有司骨髓輸之  
軍中泥沙視之其枵腹猶故也蓋餉之為義  
從食而不從金可見堪食者方為餉則本色  
米豆是而兵士之所需則每在金而不在食  
白鏹入囊恣意揮擲及入山披殺蚤已杖頭  
無錢安望釜中有米此兵士巧用其不欲殺  
賊之故智也於今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以言兵之

明旨屢頒責監軍道臣以催辦本色而督部洪  
公以往來鄖襄料理本色屬之余正為鄖地  
久為群賊出沒枯石荒村寒煙斷壁決無有  
張肆發廩供諸軍倚劍盤餐者耳時為崇禎  
乙亥夏五月許總戎成各張總戎應昌秦總  
戎翼明鄧總戎玘允副戎翟文並軍於襄將  
次第入鄖余持入山支米遞城支銀及額定  
款數之說正色相商諸將軍許之因集

定議借價於襄庫派買於襄荆承三府列為  
四運運各有則其司買辦者為襄陽范太守  
荊州高太守承天賈太守司自荆承襄運至  
鄖中者為荊州朱別駕司自鄖運至軍前者  
為鄖陽徐別駕舳舻千里挽拽而上值大雨  
時行逆流洪浪中灘高水急輒澎湃入舟米  
豆盡濕又從而秋陽暴之費力無筭一萬三  
千石始悉抵鄖且倉箱俱盈矣嗣是兵集



興元斗米銀五錢且匿不入市屬興守以代  
糴遂得惡聲余取米五百石餉之各兵以寧  
兵集上津豐陽關斗米銀八錢夙無商販殺  
病牛食之余及大帥在馬亦居無葢菜余取  
米三千石餉之更大創賊借非此也興元城  
外以民苦兵已不能保其忍饑即戎兇豈勝  
關下數萬賊鋒挺戈相向持至旬餘借非此  
物飽士秣馬上津鄖西一路不知作何景象  
其關人內地又可揣見矣按臺余公疏稱豐  
陽關倘非楚兵盈萬以扼之豈能退轉賊趨  
南召鎮平不敢趨鄖襄豈非以稍稍有備耶  
是本色之所濟良多也握珠打筭當日用價  
僅萬餘金今米豆散寄郡邑倉廩者仍數千  
石其各營兵扣價還襄庫者猶然官家故物  
而諸軍迺不復能以無食難主者主者亦不  
至對諸軍無顏色郡邑所散寄倉廩數千石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以言兵之

華小錄

物尚弼公家之事余曷敢貪天聊以志其

未云爾

豐陽大戰紀畧

崇禎乙亥六月丙午余聞許總戎成各率鎮

軍兵三千駐秦之興安總督洪公方布四面

堵截中央披殺之局流賊雖橫未能傍逸其

焚掠西鳳商雜間者以數十萬計皆耽耽楚

豫時楚撫盧公方治兵襄陽鄭撫宋公方受

車那陽楚鎮秦都督翼明駐兵光化賈副將

一選周副將繼先駐兵豐陽豐陽蓋秦楚豫



之要害也丙午鎮安縣戶陷報至興安七月朔巳酉即發兵詣洵陽以遏賊鋒洵市無米諸兵肉食一兵採道傍之李至斷人手余斬於江子兵民始帖然居七日丙辰微聞賊走山陽余謂許總戎曰是賊欲犯楚豫也宜促兵直掩其前發機貴速賊必驚沮大事可定矣乃疾趨上津折出豐陽關自興至豐凡六百里山徑欹仄無以由薄馬墜崖輒斃山間羸糧盡燬老稚無餘都不得炊爨處癸亥抵上津賊衆十餘萬已逼豐陽距上津一舍賈周兩副將方窘秦總戎如盧公議提兵來適與軍兵同至軍聲大振賊夜劫營秦覺而遁之不能及然相持已旬餘丁卯余就秦總戎議進兵云旬日未動賊防必疎我已有衆七千得前所未有何患賊乎夜傳令會諸將戊辰遲明楊廷佐孫振武何雲升賈一選周繼



先張大節分股出營直抵賊所兵刃既接賊  
遂披靡斬首一百四十九級賊乃夜奔商維  
壬申上津令蔣宗縉驗功級於市此一役也  
六百里趨戰恰與賊值三部曲兵不期而遇  
若或使之始天未歎再禍三楚云

月下危言

秦楚界上有山高峭而綿亘中分一支再次  
再起結作峯巒圍可三里許大江橫其胸小  
河遶其肩背森森汪汪日以繼夜繇山而達  
峯巒僅土岡廣丈許環峯巒處者屋角相  
聯生齒亦茂是為洵陽縣舊無城郭藉水為  
險余昔分守興元時此地熙然化日也越七  
載以督師剿寇自楚如秦舟中遙望則額門



生草斷壁無煙什一不遺慘妻相嚮蓋甲戌  
春日江水枯渴流寇褰裳策馬險無可恃權  
此大創耳縣令姚世雍方纍石爲城功未竟  
也時許大將軍成名亦引兵至洵及余進舟  
江岸是夜炎溽初收乃斗四微月白則水澄  
銀漢風清則爽透羅衣余乃就許公泛小艇  
遊別渚輕舟漫漶信其所之船頭笛聲清和  
嘹唳許公掀髯曰藏之有斗酒願載以行兀三  
浮白昂首山頭有路可陟遂舍舟着屐百步  
之上方坪如掌鋪蒲青氍余曰此醉月地也  
洗杯更酌許公抵掌賊情兵事娓娓可聽徐  
及其四十年疆場勞悴艱苦備嘗從軍渙黔  
峇酋珍城猶自壯心勃勃既而嘆秋容之已  
邁藹美之未生成極悲來歎歎特甚余曰請  
爲公廣之天之生人也事業無盡血肉有盡  
齒頰無盡醉心有盡官階無盡享用有盡愁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者又謂

解辭水鏡

若無盡歡娛有盡煩惱侵心面目祇為可憎  
經營俱化花鳥亦自宜入蟻蝶朝生而暮死  
彼亦恍一世之本末也靈椿八百歲為春秋  
彼亦埒瞬息之霜露也推而染紙成字結水  
為米市虎易傳棘蠅亂起亦作雲雨恩等化  
雙營境認真轉眼是夢戲場響鼓假參軍之  
喜怒哀原不勝心政府排衙真宰官之焦勞在  
自作苦定須一眼覷破難容畢世牽魔許公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守又肯兵之

大將軍成名楊副將正芳以鎮寧兵鼓棹  
渡江誘譟兵來迎帥從上流十里許戴星暗  
渡與許帥刻期掩其後殺譟兵三百餘人花  
么兒諸奸皆與馬幾以樊城殉嗣是馬步兵  
同室仇讎矣於時楚中寇靖重九日帥引兵  
而北余偵之是日漏盡前發者輿中馬上雀  
麗如雲或軍中麗雜帥未及聞乎乙亥夏四  
月帥自江北入黃麻德安廿日巳亥抵樊城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言兵之

停驂焚城之公館余以改秩監軍聞帥私戒  
 所部曰監軍未易犯其各慎之果無大擾焚  
 市人亦幸其部兵之鮮衣醪飲恣意揮金也  
 壬寅鄖撫盧公會帥暨許總戎成名張總戎  
 應昌尤副將翟文誓師神前余及江司理禹  
 緒在列誓辭嚴峻慷慨令人骨悚矣卯預給  
 夏五月餉九千餘金甲辰帥陳其武場軍容  
 奪目余侍盧公按轡徧觀帥劇談臺上犒  
 師兩別是日滿下三十刻陡報川營馬兵有  
 變暮夜隔江無聲引手余披衣待旦遙聞  
 馬丁結聚陳家營矣俄聞馬丁欲與步兵為  
 難矣俄聞帥墜公館牆外隘巷中被火炙死  
 矣俄聞馬丁哭數聲向北行矣俄聞步兵釋  
 君寂靜矣余因事各有司集賊上召其中軍  
 官賈一選領步兵官周繼先請起變之繇爾  
 將漠然再叩之即復轉換余乃與各有司宣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言兵之

爲華川錄

諭將領安輯多兵仍遣詣鄧縣盧公部署過  
此以往日求其故而不得見於公牒者則曰  
諸兵索馬帥特之慮也夫何戍帥者又出馬  
下再則曰三月無餉也楚餉業已豫給豈步  
兵別有授餐見於巷議者則曰一弁之妹中  
有陰構也而無據之蜚語亦未易加人江司  
理稱營中事非營中人誰能知之其如不言  
何說者曰帥兵屢譁帥亦屢寤每從絕處逢  
生歷歷可指今不幸公館墻高變起之夕帥  
登樓陟墻越墻傷足適值隘巷如綫譁兵縱  
大而帥不保親馬丁之哭聲比向可証其初  
無殺帥之謀此或有見應聽公評噫帥固豪  
傑自命者以素所加勝之部曲一旦挺刃相  
向不難屠大將如大豕非刺骨傷心計不出  
此豈一索馬文戎諸瓊屑可易釀成者余終  
不大解然與兵而死於兵復不得首亂者以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肯

解報小

一俾法暝目天下之為典兵者危矣聊紀其略

青泥灣殺賊紀略

崇禎乙亥九月楚撫臺盧公方以總理五省

軍務

新命建燾於武昌筭川南鎮諸路帥將軍於棗

陽且六千人余自襄謁按臺余公於鄂將約

秦大將軍閱兵棗陽再嚴軍令馬首西向抵

德安盧公一檄至欲余暫止德安為東西兼

顧計遂不果入棗既而又一檄至欲余督鎮



將兵繇西而東盧公發標下兵繇東而西以夾擊賊於黃德之交是時流寇方自關中突出朱陽關直走開封汝寧轉掠江北之六安英山諸處避實乘虛所向莫撓其鋒盧公逆知賊必返入楚中也豫布夾擊之局公於行間妙運機先大都類此余迺飛騎調軍於棗陽之六千人從秦將軍來德安會余并傳檄各郡邑儲糈以待而賊越英山犯廣濟蚤已狎至九月壬申盧公以標兵發武昌截賊於麻城黃安十月己卯副將周繼先兵至德安是日聞賊已近黃陂接孝感傅少司農告急書余夜發周副將兵急趨黃陂與約曰遇賊即剿無賊即前不得膠於所向庚寅都司何雲弁兵至德安余知黃陂山中有小河司備徑可達羅山信陽應山隨州即發何都司兵潛入小路暗度小河司以與周副將接應



午秦將軍以叅將劉京孫振武守備劉九思  
兵至德安先是兵過之地間在騷然今余營  
大將軍同在近地多兵雲集而鷄犬不驚發  
未大兵發德安余介馬督之抵雲夢適聞賊  
徙黃陂已至小河司余以追賊尾不如擊賊  
首夜就秦將軍決策於文昌閣改路入山迎  
剿合之周副將何都司前發兵蓋三路並進  
也盧公先於朔日戊寅遣副將楊世思雷時  
聲從麻城襲賊以武昌丞張大經監紀歷六  
百里及賊於青泥灣距十里癸未昧爽往逼  
其壘馬賊迎敵我兵佯退橋東以誘賊賊果  
悉衆來我兵兩翼直進賊披靡獲級二百四  
十馬騾兵仗稱是賊即分兩股半走應山半  
走羅山兩副將及秦將軍會兵於小河司乙  
酉兩副將振旅還麻城庚寅盧公犒帥以捷

上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皆兵之

知華小錄

歸丙戌秦將軍引軍出一部收追犯應山賊時  
 李右轄任臺守應山擊賊去之隨州己丑秦  
 將軍追至官潭店大戰壬辰再追至蔡陽舖  
 又大戰賊乃竄鄧州是賊自號蝎子快於群  
 寇為極死從楚東北廣濟入犯西北襄陽出  
 境所至遇兵時經二旬皆踉蹌山谷間需與  
 豫行清野法必於水窖粟於地彼進無可  
 攻居無可據軍敢戰視昔有加賊人迫  
 不給亦未暇傍馳故焚殺獨少且枵腹去禁  
 用兵三載間當以此後為最云



神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言民之二十

卷之八

棗陽縣志

棗陽中火一邑界於襄承隨宛之衝南連九

黃北望漢水周行千里使轍轉轉也東走郢

之松林寺觀之沈家灣西逼泌之馬政府平

市鎮秦莽一徑鳥道茫茫也山間獵子恒以

短琴藥箭逐鹿為生治遂亦有匿身草澤負

嶠而學探赤白丸者昔活無時直視為風起

青萍之末不及簞薪即見消化耳正德間流



寇那老虎劉六劉七輩曾軍於此攻城不拔  
焚掠而去亦近郢中事見興都志棗爲必爭  
之地亦猶夫吳之有徐豫之有維也崇禎乙  
亥冬棗當三載破兵之餘加以饑饉粒米幾  
斷而東南爲甚鬻之草澤負嶠者鼓煽其間  
揭竿持挺一激流寇所爲群不逞之徒附者  
日衆居民避賊徙賊者埒前遁宛泌之流寇  
返至鹿頭白雲諸大堡晝布旌旗夜灼火光



視鼓譟為善乎波之言皆又皆兵之

矯傑便捷者四人往諭之禍福再以縣尉捧  
嚴檄步其後僅五騎及復折辯竟日群饑民  
稽顙流涕納旗為信則係敝衣為之此輩縱  
之非法殺之不祥頗費安排甫五日別盜又  
起余始擒亂渠三人重梏於市取獄中生獲  
流寇一人斬之陽稱為山賊首也賊遂屏息  
余以遷秩去信平棗為必爭之地兇惡尺  
陵園藩維繫焉設兵而民苦撤兵而官苦將何







舉以相商此余見聞之繇出也襄頰炭苦餓  
於今厲滿沙塲化爲旱魃家餘空釜人鮮完  
衣草子樹皮都無存者鬻人於市僅青蚨二  
百文他尚何言撫臺王公方議弼政襄之東  
津濱江一崖中有木室高下寬長皆丈許舊  
亦漠然土中耳偶現人鬮一葉姓者舉所有  
剖而藏之有司窮詰乃出至壁者銅盤者酒  
樽者茶鏞者刀劍者大如斗者小如拳者皆  
纒屑鄙陋不足當賞嗟金家一瞬而葉之奔走  
狼狽骨立形銷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于今驗  
之庚申余入棗陽棗之饑與襄埽民加獷悍  
迺相率爲盜輒數千計斷木爲鎗張布爲旗  
當晝行劫不從者殺之衆志洶洶時屈上元  
入其城居人愁黯景色蕭條若不復知有傳  
棋火樹者殊覺愴懷夜視四境火光亂起則  
山寇傲流寇也余立發三將各提所部兵向



東南火多處剿之中夜兵旋戩其十四級詳  
在別紀是夜火遂不舉棗城經余所增雉堞  
聳壯濠木洋溢王令予爵嬰城以守棗東一  
舍爲紅花店余入古廟秣馬父老十餘輩來  
愬被禍之慘及指點賊所焚殺處淚隨語下  
交兩舍爲唐縣鎮故屬輿區今亦零落是日  
行九十里絕不聞雞犬輶轡聲人之云亡餘  
斷壁焦梁耳棗隨間爲楚豫捷徑受創獨烈  
癸亥入隨州涂守世延增城數版亦若余之  
增棗城而饑饉差讓於棗晤何中翰乙丑入  
德安則物恬人熙仍是太平物色田司理正  
春方視府篆日籍煙戶爲兵勸大姓畜馬借  
作軍資安陸唐令騰鳳其急綢繆迎余河干  
殆二千人入亦解願揚聲樂爲嚮往斯德人  
閑暇舒暢之一徵也晤李用晦憲副丙寅入  
雲夢未被賊都無殘缺蔡令宗虞獨蹙額於



禮部詳為善乎波之言皆以言民之

兵臨供億之難丁卯入孝感其里甲醜磚墻  
 城境內小河巡簡司距城百里北走空山二  
 百里接中州羅山縣且邪徑委蛇傍通黃陂  
 應山安陸賊指為避兵之間道小河負薪荷  
 耒而居茅舍數千楹悉作寒灰雍令鳴鑼行  
 清野法後至賊亦苦無食城市則歲時舊制  
 出三元張燈合樂尚自遵行殘燈仍懸城隍廟  
 也晤傅少司農程少司農張中翰已巳入貴



法復閩辰州鎮寧支羅南鎮四營兵其強藉  
厯實有差忽報商州巨寇出浙川犯光化直  
抵城下勢必往援余約大將軍整兵以待唐  
寅撫臺王公臨麻唐梅臣復至即與策發軍  
請光化大將軍躬擐介冑余仍監之壬辰大  
霧出麻城緋桃翠柳映帶旌旗濟以風日清  
和軍氣倍揚云







初... 乎... 波... 之... 言... 奇... 又... 奇... 辰... 之... 二...

